



雲南的西雙版納，是我國南傳佛教的聖地，在這裡全民信仰佛教，村村有佛寺，處處有佛塔，家家供佛壇，老人們每天早上都要到寺院獻花拜佛，晚上則在家中佛壇焚香禱告。這裡的人民始終相信，佛祖釋迦牟尼曾經親自到過自己的家鄉，由此留下了許許多多與佛祖相關的地名，形成了貝葉經中的《佛祖巡遊記》。這裡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無不演繹着一個個美麗動人的傳說。

..... 本報記者 史利偉

一位嚴肅但不乏慈悲的居士

在人民大會堂裡，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雲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刀述仁先生，依然保持着南傳佛教特有的嚴謹和穩健，就像他們對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幾乎不做修改而完整繼承一樣，堅毅的眼神沒有半點飄逸，每次會議都來去匆匆、心無旁騖。很幸運在一次會議間歇中，記者在會場二樓的通道撞上他，顧不得多想，一股腦兒地把問題潑了出來。他很認真、很耐心，以稍顯遲滯的普通話，用心地解答記者的每一個疑惑，神色嚴肅，但字字真誠；那一刻，你可以清楚地看見，他那斑斑的白髮和堅毅的眼神，凝聚着一種飽經風雨的沉穩，讓人信賴、讓人尊敬！不經意間，半個小時的光陰彈指而逝，貪婪的我一直沉浸在刀會長那推心暢談中，卻忘記了一直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七十七歲的老人。滿懷的歡意油然而生，刀會長卻沒有絲毫的嗔怪，反而一向嚴肅的他露出了會心的笑容，拍着我的肩膀說：你做事很發心，歡迎你到雲南探訪南傳佛教！

僧才 急需培養僧才

世界佛教按語系劃分由漢、藏、巴利三大語系，雲南以一省之域融會三大語系佛教於一地，因緣機巧、殊勝非常。究其原因，是雲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千百年來各民族人民和睦相處、共同發展創造了這一佛教奇迹。雲南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上唯一有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三大語系佛教共同傳播的地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傳入雲南的佛教又各都與傳播地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緊密結合，形成了有雲南地方特色的佛教派別。走在昆明的街頭，你可以很容易發現行色匆匆的漢傳佛教法師和闊袖長衣的藏傳佛教喇嘛，但是你幾乎見不到一個南傳佛教的比丘，這也是前不久我在昆明街頭困惑的一個問題。刀述仁會長的一番話讓我茅塞頓開：「雲南南傳佛教區域內，有大大小小的寺廟五千多座，但是我們南傳佛教受比丘戒的出家人總共僅2500人左右，平均兩個廟裡都分不到一個人，你可以想像我們的僧才是多麼的缺乏，有時候不得已從東南亞請回一些比丘，可是這又與我國的宗教政策不符，往往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因此，刀會長十分懇切地說，當今南傳佛教發展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僧才問題，我們急需培養一定數量的僧才，荷擔如來家業。寺院裡都駐不過來，南傳佛教的出家人不走上街頭，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佛學院 期盼巴利佛學院

南傳佛教在雲南衍生和傳播的歷史，已經達一千多年，不僅給雲南人民帶來了宗教，也帶來了文化，在雲南社會發展進程中起到了功不可沒的推動作用。因為在南傳佛教盛行的州縣，寺廟已經不僅是單純的宗教場所，而且還是重要的教育場所，小孩子出家就如同上學，寺院就是他們的學校。但是一個殘酷的現實是，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信教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本來為天人師的僧人，文化知識和佛學知識卻顯得窘迫，這成為南傳佛教傳承和發展的一大障礙。刀述仁認為，在與外國友人的交往中，他深刻地感受到，我國南傳佛教要不斷弘揚發展，就必須解決人才的困境，而創辦佛學院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他坦言：「我最大的心願，

是在版納地區建設一座屬於南傳佛教的巴利語佛學院，培養自己的南傳佛教人才，促進佛教文化更好地傳播與交流；如今我們已經向國家發改委申報立項，我想我的心願應該很快能夠實現，但是我們真的很盼望、很盼望。」他接着說，「我國有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三大語系的佛教分支，它們的地位是均等的，發展的機會也應該平等。目前，漢傳佛教有中國佛學院，藏傳佛教有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唯獨南傳佛教在這方面還是一片空白，我們應該建立一座中國巴利語系高級佛學院，填補這個空白。」

南傳佛教 這裡的文化很純淨

南傳佛教屬於巴利語系佛教系統，盛行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包括我國雲南西雙版納一帶。在我國，南傳佛教與漢傳、藏傳佛教相比，信徒人數相對較少，信眾主要集中在雲南地區，並且主要分布在靠近泰緬邊境的傣族、布朗族聚居區。這裡民風古樸，當地的老百姓相信與南傳佛教結緣是在行善積德，因此他們的衣食住行與南傳佛教緊緊相聯。

南傳佛教的經典，就是一套完整巴利語的《巴利三藏》。這部經典和漢語系、藏語系的經典相比，更加古老。這部經典形成於公元前三世紀，記錄成文字是在公元前一世紀，以前都是背誦的。漢語系的經典是在公元四、五世紀的時候，在兩晉南北朝的時候翻譯成漢語的，藏語系經典是在七、八世紀的時候形成的。巴利語系經典比漢語系早了七百多年，比藏語系早了一千多年。所以，這套巴利語三藏應該是更加古老、更加純淨、更加貼近佛陀時代的語言。而且它是經過公開結集輯成的，所以佛教界公認南傳佛教是對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所創建的佛教最原始的保留和繼承。

在南傳佛教區域，男性兒童一般到了十歲左右就要到寺院去學經，傣語稱為「夏比」，漢譯為學童的意思，穿俗裝，白天回家，晚上和次日早晨在寺學經，但他們不算出家人。經過半年學習，合格者可以集體或個別地舉行剃度儀式，受沙彌戒。出家時間有長有短，但最短不能少於三個月，一定要經過一個雨安居，有的數年或數十年，一般接近成年時還俗；一些被認為優秀或不願還俗者，可受比丘戒，繼續留寺修行，升為正式僧侶。在寺裡修持深造，然後按照僧階逐步晉升上去。

現在雲南地區南傳佛教按其名稱可分為潤、擺莊、多列、左抵四派，又可細分為八個支派。僧階大體可分帕（沙彌）、都（比丘）、祜巴（都統長老）、沙密（沙門統長老）、僧伽羅閣（僧王、僧主長老，這一僧階長期來虛職無人）、帕召祜（闍教長老）、松迪（僧正長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長老）等八級。或在帕之前增帕諾（行童）一級，在都之後增都龍（僧都）一級則為十級。自五級以上晉升十分嚴格，最後兩級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只分別授與傣族和布朗族各一個，成為地區最高宗教領袖。

南傳佛教非常重視僧侶的持戒實修，有着極其嚴格的修行準則。針對當今社會一些假冒僧侶的現象，刀述仁肯定地說：「在版納地區，佛教是神聖的，是全民的信仰，我敢保證，我們版納一帶的南傳佛教沒有一位假和尚」。

刀述仁：梵音雷霆 無遠弗屆

刀述仁：心繫雲南 負重雙肩

一九三五年，刀述仁出生於雲南西雙版納勐海的一個大土司家庭，傣名召相勛。那時的版納與內地來往很少，世襲的土司制度、古老的生產方式、長期逆境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及寺廟與學校合一的教育方法，使得這一古老民族保存着自己的行政組織、武裝力量和經濟模式，直到新中國成立為止。

一九四五年，面對抗日戰爭的嚴峻形勢，版納的大土司們不分民族，同仇敵愾，毀家紓國，終於迎來了抗日勝利的碩果；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好景尚未綻放，滯留在版納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開始佔山為王、燒殺搶掠，另加土匪橫行，一時間百姓苦不堪言。各族土司為了生存，便率領本民族武裝力量與形形色色的兵匪進行殊死的鬥爭，十幾歲的刀述仁便參與其中。

一九五零年刀述仁作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國慶觀禮團的一員，第一次來到北京，受到賀龍元帥的接見，聽過李維漢的報告，還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也是這一年，他被送到西南民族學院學習。早年在父親身邊，他學過傣文、漢文和英文；而西南民族學院的學習，則為他補上了馬列主義、民族政策等課程，尤其是從王維舟院長及夏康農教授那兒收穫很大的教益，他的文化素質、思想素質、政治素質不斷提升，同時他的人生有了新的飛躍。

然而，平靜的學習生活只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就不得不畫上了句號。因西南邊境上發生了一系列的動盪：有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搶劫與反共活動，有境外敵對勢力的入侵，也有個別上層土司的叛亂，形勢一下子變得嚴峻起來。為了消滅叛匪，鞏固邊防，安撫百姓，發展生產，上級決定抽調一批學生參加工作，十八歲的刀述仁又拿起槍戰鬥在邊境線上。十九歲時，他被任命為版納自治州州長，同時當選為雲南省政協委員。既然身為一方之長，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帶領各族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建家園。在刀述仁這位年輕州長的領導下，版納很快實現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很快來臨，緊接着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吹響。組織上派人告訴刀述仁，他將不再擔任州長一職，而是要被送去「學習」。「學習」結束後，他被分配到費孝通教授在雲南建立的一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小組，他選擇了雲南少數民族史這一研究課題。

在民族研究所工作的這些年，是刀述仁一生中思考最多的時期。從表面上看，他似乎沒有了少年時期的豪情壯志，取而代之的是穩健與嚴謹。隨着年齡及閱歷的增長，待人接物及思維方式都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向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努力。這一時期也是他一生中讀書最多的時期，對雲南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的研究，為他後半生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結束後，整個國家百廢待興。雲南這個邊陲省份有它的特殊性：邊境線長，百姓與境外的交往多於與內地的交往；少數民族多，信奉各種語系的佛教徒多。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而落實宗教政策又是關係到邊境安定團結的關鍵。於是，恢復雲南省佛協的活動便提到日程上來了。刀述仁的家庭背景、海外關係、個人閱歷及宗教信仰都充分地表明，雲南省佛協會長這一職務，他是最合適的。

主辦：大公報
中華民族宗教文化促進會
中華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全國政協常委、中佛協副會長、雲南佛協會會長刀述仁居士

然而，版納自治州的長老，在「文革」中不是死於非命便是被迫還俗，唯一倖免的是越過中緬邊境在緬甸境內結茅修行的伍並雅，溫撒。這位道行高深、志向高遠的大比丘把緬甸邊境上的一座小寺廟發展成了頗具規模的中心寺院，以嚴格的規章制度和寺廟辦學的傳統贏得緬甸境內佛教界的極高評價，被選為緬甸僧侶委員會的十二位委員之一。刀述仁認為，只有請回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老，才能體現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群眾心中的疑慮才會消除。

刀述仁多次敦請伍並雅、溫撒返回故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後，這位大比丘終於同意先回故鄉看看，並且答應主持中緬邊境界碑旁新建的姐勒佛塔開光儀式。當伍並雅、溫撒大比丘心懷疑慮回到故鄉時，地方有人又以「不允許外國人參加中國宗教活動」為由，反對伍並雅、溫撒主持佛塔開光法會。刀述仁也理解地方工作人員的難處，他們怕擔風險，更主要的是怕上面的政策有反覆。為了不讓這些宗教幹部為難，刀述仁自己承擔了全部責任，將姐勒佛塔的開光法會安排在夜間舉行。後來，各種佛事活動持續了三天，十幾萬群眾雲集中緬邊境，秩序竟然好得出奇。地方領導終於鬆了一口氣，他們逐漸了解了雲南省佛協，伍並雅、溫撒也終於相信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是真正落實了。後來，這位大比丘把緬甸的教務工作交給弟子們管理，自己回到了故鄉。後來，伍並雅、溫撒果然不負眾望，根據傣族佛寺辦學的傳統，把當地的佛教教育搞得有聲有色。

在刀述仁的參與下，雲南省佛協加強了對全省僧人的教育，在各地舉辦了培訓班，所有寺廟的僧人都參加了培訓。一九九七年，上級主管部門為雲南省批了經費，給了編制，正式籌建三大語系並重的雲南佛學院。

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的雪山腰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東竹林寺，由於該寺地勢太高，只有夏天才能飲用融化的雪水，冬天則要到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水，僧人們生活十分困難。刀述仁與雲南省佛協的同仁們籌款，將該寺易地重建，又花了五六萬元為寺廟安裝了自來水管。從此，寺廟僧人不但出行方便，而且身體健康也得到了保障。雲南西部賓川縣雞足山是漢傳佛教聖地，「文革」中僧人流失，規章制度也不健全。刀述仁出面請來了四川有名的寬霖法師來主持工作，很快，人氣旺了，寺廟出現了生機，雞足山又恢復了往日的佛國風貌。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一日，斯里蘭卡佛教主要派別之一的阿斯羯利派向在斯里蘭卡訪問的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刀述仁頒發榮譽學位證書。阿斯羯利派長老高度讚揚刀述仁長期以來為傳播佛教文化和促進中佛教交流所做的貢獻。

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泰國摩哈朱拉隆功佛教學院舉行了隆重的二零一一年畢業典禮。在畢業典禮上，泰國副僧王誦烈、帕瑪哈拉伽芒格拉佔長老向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雲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刀述仁居士授予摩哈朱拉隆功佛教學院教育行政管理榮譽博士學位，以表彰和鼓勵他在弘法利生、促進中泰兩國佛教文化交流及南傳佛教教育等方面所做的特殊貢獻。

艱辛的弘法護法歷程，造就了刀述仁的堅韌和穩健，他不願多說他的過去，更多的是默默行動和運籌未來。他說，對於過去，他只是惋惜浪費了很多大好時光，補救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抓住這一大好機遇，多為宗教界幹幾件實事。



當今西雙版納南傳佛教領袖枯巴龍莊勛